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

徽宗

宣和七年十二月戊戌朔〔案〕原本無朔字今據李埴十朝綱要及錢氏四史朔閏考增入

金人破檀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一月二十六癸巳金人陷檀州遼史地理志檀州武威軍下刺史屬南京道本燕漁陽郡地隋開皇十八年割燕樂密雲二縣置檀州唐天寶元年改密雲郡乾元元年復為檀州遼置今軍號此皆晉賂契丹山前八州地也

己亥馬擴等自雲中回至太原以黏罕所言告童貫驚曰金人初立國邊頭能有幾許兵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此虜深憾本朝結納張瑴又為契丹亡國之臣所激必謀報復擴因嘗關白獨未蒙信聽耳今猶可速作提防然貫先已陰懷遁歸意矣〔案〕三朝北盟會編係戊戌茅齋自序曰馬擴歸到太原府宣撫司以往來所歷事節答語錄呈貫大驚日金人國中初定些小人馬在邊上怎敢便做許大事

僕日某去年雲中回便以此事覆大王勸大王三路摘十萬兵分統以壓助常勝軍乃是預知此意在任邱縣論金人已擒天祚事保州所申乞急備邊於京師又勸大王提十萬兵出壓境計議交割皆某預知此賊深詭張瑴之嫌爲契丹亡國之臣激發必生不測之變大王皆不信之擴觀事勢必乘我邊面無備踏足走入來大王急須作隄防貫云我自得爾茹越寨所申條畫事件郎行下太原眞定中山河閒燕山府路今分定策應韋制路分及令郭藥師拼辦軍馬出城下寨令若合太原府路軍民兵義勇勝勇義勝軍等須有數萬人我已合發驍勇人馬上邊更令李嗣本於代州近城踏屯十萬人寨地昨又會擺拽羅兵莫他得問如此聲勢亦未輕易入來也

金人破薊州接伴賀正旦使吏部員外郎傳察爲金人所殺先是金人未失盟朝廷以故事遣察迓使人於薊州玉田縣韓成鎮察至界上虜愆期不至斡離不大兵遂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虜以兵脅之亦不顧虜酋曰我以南朝天子失政故來弔伐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

拱戴胡欲敗盟以此爲兵端耳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爲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自死而已膝不可屈也虜酋大怒仆察死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東路之軍斡離不主之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軍黏罕主之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人呼爲東朝廷西朝廷於是斡離不之軍自燕山直犯河北黏罕之軍寇河東陷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先是金人既獲天祚連遣三使來聘初曰報謝通好也次日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日賀天甯節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疲敝而虜亦再以覘窺道路使我不覺及三使北歸未禮部郎中陳擒爲送伴使至境已宣言大舉入爲掠奪無常儀擒偕驛遣時粘罕已蓄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叛奔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叛歸黏罕由是劉宗彥余觀蕭慶力勸以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黏罕遂決意入寇然尚未顯然渝盟故事令吏部員外郎傅察爲接伴賀正旦使行至境上值斡離不入寇送款察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大酋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曰胡欲敗盟以此爲兵端爾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爲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

故我惟有死而已滕不可屈也大酋怒執而殺之陷虜
州薊州據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一月二十入日乙未破
薊州封氏編年日金岡二太子中斡離不攻破薊州至王
田縣下寨會朝廷遣吏部郎中傅察等遣使脅之使降
數以朝延擅納叛亡招收戶口首違誓盟我輩奉詔與
師問罪兩若歸順當大官賞汝不然扮骨矣副使蔣謚
等羅拜察獨不屈云察世受國恩焉敢違背遣銜詔旨
接作來使非見貴岡主豈可屈滕說察與太子俱王人
也若欲察拜是太子潛逆不道苦逼不拜乃見殺請康
小雜日公請察宣抑七年冬金人未諭盟也朝廷以故
事遣公遂賀正且使人於薊州五田縣韓城鎮公至界
上胡人輒懲期不至十一月二十七日麥晨二太子諱
大兵遣至執公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惡以下告羅拜
臣伏公獨不屈胡人以兵脅之公亦不顧胡酋曰我以
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帥伐公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
戴胡欲敗盟為兵端爾非送死哉不有死而已子不
屈也酋大怒因害鳴呼方賊之始至也事出意表真
不錯愕失情望風伏公得維容不揮一死以為忠義
之習可不紀哉詩貪胡寒盟兵忽諭塞公侍漢節遂
客於界控緣族來不震駭胡雖桀驚自矜强大公誓
不屈有死無拜殺成仁播美千載宋史本傳日傳察
字公海孟州濟源身中書侍郎俞從孫也年十八登
進土第蔡京在相人問其名遣子餘往見將妻以女弁
弗答調青州司法參軍歷承乎淄川丞入為太常博士

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
使是時金將諭盟而朝延未之如也察至燕問金人入
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
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彊之上
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曰送使人故例止此金
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
斡離不者額兵至驛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
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太子
雖貴人臣也嘗以賓禮見拜拜爲斡離不怒曰吾興師
南向何使之稱几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
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肯相望未有失德太
子于盟而動意欲何爲還劍宮具奏斡離不地衣袂尚欲
還朝耶在右從使拜白刃加林或拚之俟地衣袂顧劍
愈植立不顧反發論辨幹離不曰爾今不拜後曰雖欲
拜可得耶麾令去察卿不免謂官屬俟彥等曰我死必
奕我父母素愛北間之也大戚苦萬一脫幸記吾言告
我親使知我死國步緒其亡窮之悲也眾皆泣是夕隔
絕不復見金兵至撫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
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衛往倉殺之
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褻其骨命虎糞卒沙立負
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瘞諸土室凡兩月何守者息
致坦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噩及彥輩歸皆能道察
不屈狀贈徽猷閤待制察自幼嗜學同輩或邀與嫉嬉
不肯就爲交溫厲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喜惱色愬寧

壬寅金國使副王介儒撒離栂至太原出所齎書說張轂渝盟等事及大國相已興兵其詞甚倨童貫亦厚待之曰如此大事何不早告我撒栂曰軍已興何告爲國相軍自河東路入太子軍自燕京路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失盟發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百年累積之國亦稍飭邊備安能遽侵撒栂曰國家若以貴朝

若無所可否非其意舉然無可狎恬於勢利在京師與人鼎貴罕至其門開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徇義犖犖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朱文公四朝名臣言行積錄曰公諡忠肅字公晦宣和七年十月以吏部員外郎借宗正少卿接伴金使行至境上遇害年三十七贈徽制乾道中累贈少師公與蔣靈同爲接伴遇虜酋靈等皆拜公獨不屈據北盟會綱察與靈遣接伴正旦使係十月私事不載遼史地理志薊州衛武軍上刺史隸南京道唐開元十八年立此名遼仍之

可憚不長驅也移牒且來公必見之莫若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存宋朝宗社乃至誠報國也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卽與參謀宇文虛中范訥機宜王雲宋伯通等謀赴闕稟議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係庚子爲十二月三日大金弔伐錄云天會三年冬與宋奄人河北河東陝西宣撫廣陽郡王童貫書日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宣撫郡王闕下旣憑來信復沐使音未字結納之誠難遼重須之該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且兩朝之事若不互相容會須至爭職夫如是則豈惟蔚危韓甚更恐生靈枉羅塗炭是用遣人以俟雅報豈以宜撫郡于所爲結納和會契義最舊況承來交若謂更有可議務在通融商量伏念貴撫郡王有輔立之功位望所推必請議以讜言扶斯將墮與其交錄爭戰以傷生民竊若朝中兩便爲計果能加此其於貴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更獲兩下益固懽和然後郡王忠孝克保始終長守富貴民賴其善爲天下之幸甚豈不美哉昔契丹請和之日朝廷附以遼爲界不見聽從乃及今日所望取爲前鑒審觀事勢與善去官員評議一定律正嚴發作屬多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勒色呼美專奉書教

述不宣又牒文牒南宋宣撫司問罪係天會三年十一
月三十日郎前書所請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也是
牒係茹越褰申報見二十二日已末原注可考此蓋之
外尚有檄文亦見大金弔伐錄今附已未日紀事牒末
見此撤故彼注云云牒日大金元帥府牒大宋宣撫使
司近差甯員軍節度使蕭夔貝勒色哼美專往理會所
素戶口事所準回牒稱本軟幅員萬里人居散邊若再
行根究難指有無又據差馬擴辛與宗所說與上亦同
往者大宋與遼爲鄰也因爭靈場歲輪金帛不獲驗足
遐辭漆納百餘年聞勤於朝聘每事始息不可礪言想
坊屆志實不獲已由此而言其苦於屆辱亦已深矣幸
遣我先皇帝天縱英讀神貴齊咚方經營天下之初大
宋遣使請季前恥由朝延以恩化爲務親幸幽薊才下
全蓺郎昨割賜此朝延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勞
而立其功以伸祖宗之屈自此始也大聖皇帝感斯大
義遂立嚴誓卜於予孫久致信約何期立崙盟薔手書
稱詔搆我邊京使爲叛亂賊役牢輔邀回戶卩聖上以
含容爲德取索戶冂之外一無壁會尚自不知侮爲及
於沿邊多方作過暫無自嚴爲此依準所降宣旨移牒
回取惟寶有無歸還御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敵攫貴
期縱驕誇謖棄德負義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對我土
她之廣但得戶冂縱違誓約畢竟何爲有此橫暴顯然
而覺其毅同容俟至今已爲枉矣若依前秦以道理寶
慮空迎歲月今聊整問罪之師且報納土之由仍依盡

誓收復元賜京鎮州縣今月二十九日起發前進須議
公文叢具如前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勒色勒
美等前去事須牒大宋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同
到請照驗先行歸還朔武等州陳其罪戾其一一聽命
無遵公文回示仍請貴司自就相近親見商議容會結
約如或難以依應即請剋期甚地以決勝負幸不疑載
任滿以至別議旋行謹牒以上書牒兩道並據弔伐錄
各本無此色哼美郎撒離栂紀事五年作撒虜母釋音
各異故也芽齋自序曰擴歸次日代州關報金國元帥
府差使副撤盧母王介儒來宣撫司差機宜宋彥通充
館件出所齋軍書說納張發諭盟等事及傳黏罕已與
兵意檢不遷貫亦厚誘荷之答云許大國事且須商量
何故便有此事耶撒盧母云軍馬已起更商量甚的介
儒云若是急著手劉好商量時也須較得些貫云郎令
館件去說話有事但見論足可相應撒盧母等起歸館
彥通詢黏罕國相輸言畢兵之意何也撤盧母云兵已
起更不須商盡文郎國相單馬自河東路入二太子軍
馬自燕京路入更不殺發人民只是傳撒撫定彥通答
云兩朝許多事講好更便不通些耗便起兵來是甚道
理介儒云只爲貴韜失道理所以致得如此儀答云兵
凶器天道厥之貴韜吞了契丹許多國土亦積本朝量
勢方能盡議之今一且不關已前契義誓好便先舉兵
不道南朝許大世界軍民事力若韜廷省悟略行更致
怎答易近得不過男撩得近邊些小民戶御日後千戊

幾時定得撤盧毋云元帥國相若怕貴朝事力時御不
敢便入來也如今檄書將式到來承宜赤須見俚介舊
云事已如此自家憑道裏闕口敵甚承宜若能霸董大
王急行奏請只且割與河東河北路地土以大河爲界
存取大宋宗嘛難殺御是能報國也僕答云此談何容
易看來貴朝聽狂悖之議御把本朝徽破壞契丹看荷
但恐後來自破聘患不小耳徽盧毋笑有自得之色宣
通同僕出館歸宣擒司具告重貫貫驚傳令盡通與僕
列衔供狀連夜備奏貫與參謀宇文盧中擒宜范詢并
王要宋通彥等赴闕粟議是日擴見貫敢幕下謬讒之
議若果退則使黏至如不出劉彥宗等所料氣勞愈張
必難制過遂具一劄于論黏等緣劉延虜軍敗繼有張
毀之隙遂體劉彥宗余覺蕭慶蔚軍語乘我邊面空虛
乃敵淪盟兩路直人然而見入賊馬不多全在大王相
檢應變力爲措盡禦捍且賊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
一則忌郭藥師下常勝軍勇于戰闕二則河東幸河北兩
路城堅守固卒不能攻三則忌斂兵民城守養殺不
輕出戰四則忌歷擇實懲兵將項遣東應待其退
回前遂後擊北四忌也其幸則幸大遇遭諸將無
統軍民喪紙不能相德援其幸我急義措畫河
北河東兩路重兵護伏本其幸我別歸朝官北不
用上疑下權自生變氣武三幸覩河東路險多闕
臨人請職障賊必不能長驅惟北路雖雄霸州至順
安軍界有塘濼但廣信軍保州中山眞定府皆是過途

萬一常勝軍有變燕山失守賊馬乘勝定於太原長驅
南渡願大王審度機遂移司入真定府與太原鄰路
足可相為王援兼城堅彊多加以大王據之左右多西
人慣熟守應金賊事入境決司敢率易南渡兵法攻者
常自勞守與援自難決可挫彼銳兵于堅城之下矣投
之貫笑云者常佚大事此公突易入議狀僕答可大
王任留家許大急不將于諸路難天下亦親以重輕
當此緊急計大緊稍在大王不得不勉之況交結女真
使復燕山報國兵時不王經諸不此窺籠劄須大王
與補了不之事之是大金手今有不能補得兼不得
使此人補惟在乃人王知人人為亦係大王一身利
害別大王了此別非不大係家滿害議貫陽懇甚好來
山乞過真深思言無或特眾國苟利之遲擇代手呼曰子
克且何自定府之寶欲邁矣既且孫解適有關報金人
已奈破馬此以其天下定見太出瓦僕以劄草示遲遲
日打能如邑縣往騎已至代州崩城下後著耳文日諸監
司若僕皆此行之則何以加諸第恐守真定府議論甚
妙見因謂備曰聞得廉詩力請大王彼成勢便不願自
己僕力也兵家遊知己知彼不可見亦足破也僕遂
再事童貫倘大王一一真恐不之賊山不軍馬事通貫
大見叱僕稟大早過真定行測保燕路我去真定只
是怒我去云宜為家小在真保州燕州要幕所奪權欲
通要答日保爾家小也擴心如其是故機患難緊急擴
顯隨大王入京然不忍大王失此名節掃地為眾人堅

翁殺去也貫良久復云爾豈不知我隨行無兵如何禦此大敵僕對以大王若果至眞定府何患無兵不惟諸處選別儀有可用軍馬廉頗思用趙人如河北路民兵足得語撥施用宇文虛中日向日燕山之役河北人民往往寨城斷哭官員部押有自戕于路者豈能比廉頗時邢漢日前日開拓燕山緣久來太平軍民不慣謂發故有衆怨今日則番騎入寇就不弱借鄉士營護骨肉此人自爲守戰之時豈自當廉俯少加總統盡係死戰之士貫劉後援耳日安得三萬人與馬宣事御須敵得一拍僕答日若大王果能付擴三萬人則便有十萬軍使用于是差僕專往中山眞定府招置忠勇敢戰軍馬尊一赤制當日代州關報金人領來大軍與使人同發直薄馬邑縣而營

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京師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童貫

復宣撫自太原逃歸始金人遣李用和來告慶紿言于上曰願詔童貫至河中當授以雲中之地雖謀言不一而信之不疑詔貫再行宣撫貫至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使生交蔚應州及飛狐靈郡縣還金國擴等至境黏罕騷兵以待止許吏卒三人從趨擴等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加見金主禮首議山後事黏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數不謂責朝陰納張瑴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果牒追還第以虛文

見給今當略辨是非續曰本朝綠譯箴昧大計輕從張
數之請上深悔之顧閑相存會好不以前事遣懷乞且
交蒭塞州飛狐靈邸甬縣黏罕笑云爾剳欲兩州兩縣
耶山前山後我家她尚複實論汝家別削數州來可驍
罪也擴自雲中問至太原具以黏罕所言告貫貫驚未
後金使散盧搏王介儲來且言張教渝盟其闕已與兵
擴日兵凶器天道承之況南勅百年積累之圖若稍飭
邊備豈能達侵淑離搏曰國相若以貴朝爲可障則不
敢長驅矣若勸薑大王割河東河北以太河爲界用存
宗社也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卸與其屬宇文盧中等
運歸請太原帥張孝純論意孝純曰全人諭盟大王當
會諸將將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諸是將河東與賊
河北亦豈能保貫怒月曰貫受命宜撫非守土臣必欲
留貫置帥臣何爲孝純撫掌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
成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爲大臣不能以死報國止欲
奉頭鼠貪何而月見天下士貫翊日遂行原迁金人諭
盟上之所侍者帝貫而已貫先進歸國何輒焉貫本庸
繆因京爲助遂謹兵權夫以師之耳日在大將旂鼓進
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身去蔽當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
士不用命屢見敗蝕貫之再行織見奇勢拔猖即行退
遷誤國之罪莫大于北觀孝純之言忠貫日月其許悶
之心亦見于此矣攜宋史月日董同三朝北盟會編日
七日甲辰童貫與參議宇文虛中儀宜范詡王雲宋彥
通等謀赴闕棄奏初七日早銜貫請太原張孝純并乃

子饑宜淡面論當急赴闕稟議事已合詗送照會一面
差官館待人使言本司來日便行孝純愕然日金人已
淪盟入寇當在大王何集諸路軍馬併力技棺今大王
若去人心駭敢是將河東將棄與賊河東既失則河北
路豈能保耶且乞大王駐司在此共竭死力率眾報岡
如今太原府路地險城墨人亦請戰未必賊金便能發
也貫怒日願孝純曰貫止是承命宣撫不係守士若攀
宣漸司駐此經營卻要師臣做甚此是公職事且須勉
力貫到闕稟奏即月便發諸路單馬來策應使貫留此
兩無所益孝純債然趕退至機宜位中抵掌大呼日尋
常見童太師做許大模據失第列臨事卻便加此畏懦
更不顯身為大臣當為國家捍禦忠難一向只思走竄
是甚節操因顯乃子淡曰休休自家父于同他死守泰
條北征紀實曰金人之欲犯中原也懼我為備且攜仰
我必欲雲中故多為好辭以入我然謀報已詳而尋小
但欲雲中不以諜言為信略不加憲甘其詐而已於是
豫謀雲中守乃召蕭山一日闕請路奏報其中有日范
太師入月二十二山押軍器三千餘件到雲中府交豺
爾冬開要犯南界韓太師入月二十三日押軍器入于
餘作到雲中府交納稱冬開要犯南界時金人欲犯界
遣小使來謂張孝純曰欲見童大王孝詢其事則曰
莫是要交割雲中地於是孝純喜馳報上童貫遂亟
行時宣和七年冬也貫未至太原而孝純先俾屬同
小使迥貫於真定小使及見貫則日中國違盟本郇方

弔民伐罪國相二太子出師不可當也皇帝煞是怒郎君們正念兩國生靈煞是不欲得故遣來約大王須是告他始得貫失措不敢詰罷勉至太原又會皇發小使詣闕下貫亦因遣還黏罕兵已入境破忻代矣茅齋自敘曰十二月初八日僕與宣撫司同離太原貫南歸僕東道眞定途中寫畫一急切事務申貫一乞人馬甲令委州縣取破碎舊甲併工聯緝無慮日成數百領月何之開則足用一乞戰馬數內選擇可得千匹一乞委逐州各招忠勇敢戰人擇官統率互相應援將歸朝人有武勇者激犒編之行伍使爲前鋒將其家小移近以南州軍厚加給卹一乞將陝西五路精卒取應路發赴河東河北使助守禦一乞摘那勝捷軍一千人付某充衙兵以爲招置軍馬之本一乞不測虜人南渡邊防失守則循唐故事奉大駕入蜀委一大臣留守京師以圖克復貫書報皆從之

郭藥師以燕山府叛執安撫使蔡靖都轉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提官沈琯等金人既得契丹地因分兩道燕山之東平營一帶幹離不主之雲中之西北黏罕主之既欲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然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以爲

不實則乞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初蔡攸從中力主藥師每以爲忠信無比又羣小但取於動中外觀聽故終不爲之備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原藥師亦反中國亦不能支及金人謀入寇既點集藥師亦點集貫既在外攸皆於上者惟仗藥師必能與金人抗不足憂也故內地略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時雍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幹離不以兵入藥師初出未戰而張令徽先降藥師因亦降遂回燕山因請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國束手無策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自郭藥師叛以下據北征紀實兩篇所載刪修增入案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藥師本因獲叛歸日久不故左種謙者謂其必復叛去惟燕帥王安中副師蔡靖監司呂頤浩沈琯黃翼等庇匿之有張令徽者亦契丹舊將官在藥師上至是反爲剔快快不平言行乖惡藥師亦憚之宣和七年秋王安中召還但薦令徽遂除節度冬金人寇邊藥師率兵去

燕七十里與令徹分兵禦之既接戰藥師猶與驍逐令
數則撲鼓滅旗望陣而降大軍遂潰藥師馳還執部傑
年劫其家以降遂導金犯閔許採陷燕錄曰宣和七年
十一月二十六呂金人犯檀州陷之二十人日早燕山
府始聞是日又舀薊州郭藥師已屯兵東亦者二十餘
日保和殿大學士蔡公請往見藥師既回汾陽似有
權邑十二月初二日藥師迎敵余力於曰公處言且
令郭公依城下寨可遣張令劉舜仁偏師以往郭公
之去使之勝益驍不可制不則一敗塗地燕山大震
矣又古北口泊居肅闕或可蔬燕虛實蔡公未以爲
然翌日復詔藥師余以片紙書復達此意託公于松
年因家信奉呈已而轄李見余亦言此而蔡公不
敢留藥師云能巳作計是蔡公出金帛大犒軍而
後行初日至三河三日名在白水之西金人已
在河之東藥師軍未敢進郵之兵戈甲鮮明蔡伍
整肅是夜後與卒人馬並邑未辨已渡自河而
金人初見分藥亦懼二太子離不乃東向望日而
拜號令藥部即犯師軍藥斡意不犯東令卻是時
兩陣東相對藥從商面往離與令稍舜仁適
相催乘銳東塵戰三十里人已北而合微
先自遁斡離不力之已而舜亦藥師獨至金人
寨凡數處竟無火焚其壘或謂藥遁重矣藥師
遂回初師硬軍百人所餘一百二十人而已其能
軍可知時初七日申時也余同蔡公諸人登東城望白

河白河去府八十里而塵埃如雲氣遍空不可辨良久
令徽至已而舜仁至抵晚藥師亦至三人者顧沮喪互
相訊諭是夜把東北門者刺史皇責也乃陰遣人告幹
離不閑門爲內應仍云不知太于要生郭藥師要死郭
藥師已而汾陽知之謀皆出令徽舜仁也遂令儒林郎
王樞草降表云待時而動靜圖未知其常順天者存
存亡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師偶遭百六之主
逢又云亡遼無可事之恩金有雖之路又云宋雖
載嘉泰官是與念一飯大必報則尺之驅可捐雷
知上帝之是臨敢思因之猶關又昔也東征雖是
霆之怒敗犯今焉北面天地之量容辭多不記使
日豌略聞常勝軍欲變言之蔡公以爲疑而運公
呂頤浩力勸蔡公棄燕遁廉訪梁極力助之蔡守
以問余余日大學是守臣豈可比人自當以死滿
之兼大學率諸人同行有眷累令南自溝敗軍正
野此曹無以洩發甯知要我歸路乎盧靖之意當
如此是夜頤浩競輩互言熒或蔡公安撫可勾室
公事吳激者遂進退保言頤浩叢勸威余日唐地
之亂如李郭諸將習有保者彼各提兵或以此之
未便或就水草或就地勢若燕山乃公治之獄而
言非是萬一熒或令公行他日必有以先動言彼
責公以自售者不可不察也又聞常勝如欲賊蔡
知公劫衆以道藥師輩因以藉口公之罪所逃也
公深以爲然頤浩競輩乃慍見於色竊蔡公天資忠義

不然遂爲二子揄奪使蔡公果從頤浩等言奉衆南奔
是役之死地爾蓋常勝軍洎鄉軍之敗盤洎盡溝承州
之間積怨無以禮其怒虜掠殺誠者莫如其數使果遂
其行豈有黙類乎是戰也常勝軍與金人殺傷略相當
金人亦不如所以勝而常勝軍官有密輸款者由是藥
師遂不能振而金人益張也初八日申後藥師乃召蔡
公呂頤浩李與權沈瑄等議事至則執之蔡日相公欲
負天子耶引佩刀自決爲軍官奪去已而藥師同諸公
就坐乃日樂師實不得已不能與諸公全終始之義遂
掩泣由是諸人皆留藥師家是夜三更後火作常勝軍
食糧敢戰等軍四散劫掠初金人犯順蔡公令守城卒
上城雖諸驢當直人軍法從事由是畏法者盡遣之而
不畏法者自苦也初八日晚蔡公乃差薊州逃卒分俵
諸聽都未能變其面目是夜兵火作此卒肆行劫掠雖
數馬之類須
刻無遺矣

丙午幹離不至燕郭藥師率衆郊迎之還謂蔡靖曰太子有令南官不殺恐令出降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也後兩日幹離不遣蕭三寶奴王芮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君勿恐祇坐南朝渝盟耳遂入張瑴并納叛人

歲幣事其間語多指斥衆不忍聞且曰太學南朝賢自
將大用靖曰靖一書生蒙陛下不次拔用位視宰執而
不能守一路可謂至愚不肖何足用哉
語多指斥衆不忍聞以沈瑄南歸錄增原迷已上並據
資治通鑑幹離不軍至燕山府知府蔡金盟本未其聞
徵出門焉備藥師戰於三河令徽遁歸入案續宋編年
日督兵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判靖命藥師張合
幾幹離不至藥師迎降金人執靖及都藥師諭靖降靖
置軍中初蔡攸童貫力主藥師謂可任衆其抱持之未
其通余人書徽上之亦屢有告變者皆轉運使呂頭浩
報至京師方議封藥師燕王張令徽郡遷事楊時雍得
世守而燕將矣幹離不留靖守燕而引不省至是果叛
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詹度禦王割燕地與之
會編係十日丁未許探陷燕錄日十日兵向關以先驅
十二日幹離不邀蔡公已下官日於毬之據三朝北盟
拜傳言日大金皇帝赦大朝宮乃議與金人立旗幟至
禮公日本朝之禮羣臣見皇太子旅拜場相見令東向
與本朝講分果年靖等覲太子猶本朝幹離不相見之
日大學拜於階上餘官皆拜於階下太太子答拜金國
止明日幹離不嚐日圍王王汭蕭三寶太子也傳言耆
蔡公日二太子言今破燕得一賢臣欲子答拜兩來而
奴張愿蔡謂
用之如何蔡公

對曰靖爲天子守燕山已壞了金人得靖安用之也又
侍將金國壞了耶恩恭日大學豈不知百里奚愚於虞
而智於秦乎蔡公日百里奚愚於虞者以虞不用耳靖
蒙天子權用致位兩府非不用也今已將燕山壞了所
謂愚也金國得之安用汭等大笑又日二太了言大學
之身已屬金國會得否靖曰靖之此身賓蜀金國生之
殺之皆在太子然靖之心卻不屬金國靖心在本朝豈
太子所能制耶納等亦笑已而又日太子果用靖惟有
死爾汭等良久乃退十四曰出宣和門外蟜日國王令
藥師取呂頤浩李與權沈府杜昨亮陳傑以隨軍初幹
雖不與劉彥宗蟜月劉王議欲取蔡公隨軍已而謂破
難商量遂已十五日幹雖不大單南向是時涇州守郁
中正爲金人所國景州守吳震由海道而通薊州寺高
公幹倅曾評奉牙隊南奔檀州守徐傑倅黃文相繼亦
適順州守林良肱倅路擴趙燕山涿州守葛逢於此先
遁易州守黃烈墜城折其左足人又折其右足而死初
燕人本無思漢心乃和詫侯論偕之童貫蔡攸輩和之
韓廷既以爲然遂遣馬擴王褒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
契丹連年用兵及敗契丹以燕山府遺我皆童貫之始
謀也由是金人叛中國謂有德於我故獻望焉遂致燕
山之禰云沈琯南歸錄日十二日使人來請靖與監司
出南門外先議相見之禮云須望闕拜靖日兩朝結寫
兄弟使靖等奉使以往亦當拜望闕而拜所不敢辭南
朝執政見太子對拜百官皆拜而太子答拜使人先往

與國王議國王先請靖相見云恐見太子不拜成煩擔靖出藥師日大學與監司拜於聽上衆官拜於階下靖猶末肯呂頤浩曰昔廣平王拜回綂于馬首請至東都如約有此故事靖曰若太子肯議講和靖不借兩拜逆出見靖居前見監司次之衆官在後望東北四拜傳金國皇帝令赦罪又兩拜訖靖與監司升階衆官皆立附下導者令蹕靖及監司不蹕久之太子云且休呼靖使前不知問何事既退使王汭來傳語靖曰講和事將取文字來十四日國王來請靖及衆官至府及南門外令靖競留燕山差軍官押頤浩與權及茶鹽司勾當官杜時亮從政郎監統陳傑五人同行云前路要使喚或得州府留用餘官並依放逐便令臣等歸少時與靖別告之云自燕山三年不謂與人如此相別前路使之招誘州軍或留以為用乃瑄死所但盡死節守燕終始不忘者惟大學與瑄大學他日得見主上當為某明之若某先得見亦然是晚出門行三四日將臣等分在諸營顒浩國王營與權太于營臣在留守營時亮等在都統營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義勝軍等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餘萬人官給錢米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廩不足以飢而怒官軍又罵辱之其心

益貳倅贊且發至是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於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金人至忻州忻守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黏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黏罕兵至朔州守將孫翊出戰勝負未決義勝軍開門獻其地進至武州義勝軍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李嗣本率兵拒守義勝軍擒嗣本以降安撫使史抗父子迎戰死都巡檢李翼屯崞縣拒戰不屈將吏皆遇害金人至忻州守臣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黏罕大喜遂下令不得入城遂距石嶺關太原帥張孝純以冀景守關景辭不許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守忠至關閉關以獻景奔還黏罕遂引兵圍太原知朔甯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城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金人大沮黏罕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原注金人以斡離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黏罕據雲中以圖入攻河東然黏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

斡離不越三鎮直犯畿轂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雖
得朔武蔚應四州而未書得雲中之地故舊邊猶不失
備黏罕所以不敢輕犯雁門石嶺之險越太原之重地
也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為新邊竭舊邊之力以禦
之故漸邊一失舊遂亦莫之禦也由是斡離不乘險可
入焉始黏罕斡離不分路以圖人攻河東河北而已非
有直造京關之志以黏罕之推宿且遠遣徽毋使夏圖
許割地以為牽制猶不敢輕擧況斡離不才居黏罕下
豈敢直越大河以犯宋謝耶賓藥師有以告之以童貫
重兵在并州黏罕由雲中入侵必與之相持今京識內
虛河朔無衛可因黏罕以為牽制也故斡離不信而行
之是歲入侵中原功居黏罕上其為藥評之謀明矣初
黏罕自雲中由據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慮家計寨難
取分兵由胡谷寨入焉其徒兀室余觀日今日至代州
並無一戰夫何代州三日而陷石嶺開關以迎金兵如
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黏罕始有易中國之心矣會中
原久不知兵內無賢相外無猛將東手無措坐視中原
淪于夷狄生盡塗崑可勝哀哉據三朝北盟會編曰九
日丙午黏罕兵至忻州將至石嶺關尤險臨大元帥張
孝純謀所以守關之人或日冀景可於是命景辭以兵
不足孝純命王宗尹純官兵敢勇把關又命歸朝人敢
守忠部兵入千人助之景復辭孝純日第如我謂景不
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懼其後而襲之也守忠行至忻
口反回云守忠所部盡是步軍若借得敢勇家軍馬則

金不能犯闘景等令敢勇
不顧借者而守忠兵恣獲
領親隨人等棄闘潛走守
忠叛不敢歸乃走汾州十
都巡檢使李翼死之武翼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七
下翼屯崞縣爲賊所圍十
本降翼翼射御嗣本帥士
州人有異志翼欲圖之太
夜引賊入城翼挺身搏戰
國輿兀室耶君必欲臣之
縣李聲縣丞王唐臣縣尉
虜人以翼等徇崞縣遇崔
而道翼臨誅南向呼官家
斷陟奉聖旨李翼特贈武
向懷仁河陰將寇代州之
計寨難取乃分兵由胡谷
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
破矣既行越家計秦至代
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
皆叛於是賊眾如入無人
中國之心矣秀水閒居錄
者據雲中代州副帥王機
始歸款朝廷以數十萬眾

人權借與馬既取其半或有
彊奪不能制取景等覺有變
忠至闘果敵而麟之景闘守
七日甲寅黏罕圍代州崞縣
耶奏差代州西路都巡檢使
年十二月七日金賊擁兵南
一日虜既陷代州遣李嗣
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九
果十七日忠殺都監張洪輔
達且以力不能敵就執篤相
翼怒不屈與將吏折可與知
劉子英監酒罰誠同該害始
忠于通衛翼痛詆忠忠掩面
者數聲乃絕宣撫司奉使宜
德耶金飾要日黏罕自雲中
境嚴戒部伍整肅器甲處家
寨入焉謂其徒兀室余觀日
數戰不無努力其餘可乘勝
州並無一戮無何代州三日
請命於賊忻州石嶺闘間罵
之境直寇太原黏罕始有易
日契丹將亡有劇寇董嚴兒
請招納久之不至金人既過
來附賜名才後更姓日趙名

謂以承宣使俾居河東計口給食饋食邊儲倉廩一空其徒散處諸郡屢謀竊發宣和末金虜犯邊首亂晉州郎叛去河東失守如此

己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自十月至十二月中山府奏報到金人經營南下之警連日壘至蔡絛北征紀實曰金人既得虜地因分兩道入寇燕之東平營一帶斡離不主之雲中之地西北則黏罕主之既欲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中外多不知也蔡請屢密奏凡一日七十餘章至言甚朝廷若不以為實則乞賜重行銜管然祭不報彼亦對集藥師亦點集金人之賀天甯人使遙送伴官奏至謂藥師點集威聲甚振鄉兵在道首皆全副拔帶躍馬而行逼大金使人人繫重東鄉兵於馬上以槍直取其羊於揭之而去金人莫敢較又有鄉兵還金使書砮自前行使人舊之恐悚斂馬遊道於是愈益謂強敵之畏我而藥師之可倚也是年十一月冬郊祀禮畢至尊饑下壇而犯界密報至十二月初欲恭謝而大兵入界報又[illegible]至皆詆之亦燕他但日恐壞卻恭謝其賞叢內外謝聽綱宰相實不知也凡五日報益急二丞樹自時中李邦彥固共請奏聞燕山有急報至乞降付外廷議之十二月九日也恭謝以是日而後畢此報一出人情淒已惺

戢矣然二相執政共圖之則又七日外人但見郛堂敘議每抵暮而歸人頗疑焉及十六日童貫自太原遁回於是中外判然知爲北方事作矣又十有四日時已報郭藥師降金人羣小恐少閒而歷之但已藥師敗闈方議降旨除藥師永清軍節度使封燕王張令徽郡王割燕地與之使世守然而無及矣金虜節妻巨斡離不寇燕山之境其松亭關韓域鎮符家口石門鎮野狐關古北口把隘官軍望風而潰檀順景薊聞聲皆叛警報疊至矣

辛亥斡離不引兵向闕以郭藥師爲先驅斡離不令所過州縣無得擅行誅戮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五日王子斡離不自燕山舉兵南寇令郭藥師將千騎爲先鋒初金人疑藥訴止令以一千騎令爲先鋒藥師辭以兵少不肯行又谷以千騎令三所過州縣不得擒行誅戮藥歸嗜自帶數百騎蕩行許應旅宋元通鐵日章貫行遷回爲帝言藥師必能抗金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請其可偷故内池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飄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眷視非常趨向懷異逆逆已勇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斡離不自平州跛擅薊三河藥師延戰白河敗還遂帥所部劫蔡靖及都轉運呂頤浩以降斡離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

於是燕山所屬州縣畫爲金有既得藥師
盡知朱臺實因以爲鄉導縣軍深入矣

乙卯斡離不攻保州安肅軍不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纂三朝北盟會編

曰十月二十四日辛酉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童貫
奏極密皆劄子河北舊沿遼州軍多係景德年就堅城
寨寫之以張形勢皆封點慮今燕山已定舊邊悉成內
地今相度安肅軍改爲安肅縣知縣事兼永甯軍使隸
保州又十一月二十八日蔡依議駁安肅保信二軍復
爲粱門遂詠縣在頭宗特建二軍弁保州大子相制易
州以違西山之路置家沿邊獨此最爲險要昔邅淵之
役世號鋼粱門鐵遂城者也及警報既急蔡依懼勳外
廷之議皆務進護方示人以開數乃謂祖宗昔以二縣
逹安肅保信軍者所以控記易州一帶令說得燕山而
景薊爲穴蓋刺安肅但信在內地無所用之當褰後爲
縣是族十一片二第遂廢人情居不悝裁軍營移從樓
榴毀葬之除遼會斡離不既下燕山以大兵入界於是
安蕭保信莫之能禦大凡失謀可恪而資敵之跳梁者
頗如北宋史地望忘保州安肅軍屬河東路保州本莫
州清克縣達咨初道保塞軍太平與國六年建爲州攻
邢三年賜郡名曰清范安肅軍本易州遂城縣大平與
關六年遂爲靜戎軍新易軍遂城三鄉置靜戎縣隸焉
景德元年併縣爲安肅軍州和七
年廢軍爲安肅縣卸縣仍兼軍使

丁巳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餘依故事茲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諭此意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宋史本紀係二十一日戊午三朝北盟會編曰朝廷聞賊馬迺近命皇太子為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有司已擇二十六日皇太子親開封府事而二十三日會內禪矣朱文公四朝名臣言行錄曰七年冬金人敗盟朝廷日謀避狄之計詔召勤王兵且命皇太子為開封牧李公綱與給事吳敏夤夜過其家曰事急矣建牧之議其留守乎東宮恭儉以守宗社可也而建牧非也巨寇猖獗非傳以位號使招徠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曷不為上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儻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惟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忘身徇國之心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徽廟感悟歎息敏因言李綱之論有旨召公赴都堂稟議公遂具劄子大略謂皇太子監國國家閑暇之時典禮耶此今大敵入寇必假皇太子以位號使得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如臣之計則天下可保也仍刺臂血書之而內禪議遂決文獻通考卷六十三開封牧尹宋朝不常置太宗眞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正畿甸之事中都

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裁決大事則稟奏若奉旨已斷者有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典司轂下建隆以來爲要劇之任崇甯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又四朝志曰尹以親王爲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之翰林學士及禩學士若侍制則權發遣而已以河南府爲西京應天府爲南京大名府爲北京皆置留守崇甯中蔡京奏京畿四輔置輔郡屏衛京師以潁昌府爲南輔襄邑縣升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濟州爲北輔知州事兼都總統並依三路帥臣法皆舊制也

戊午皇太子入朝上有旨令去太子所佩魚賜以排方玉帶排方玉帶非臣所當服也上又賜太子以小殿直二人太子既拜賜而二宮嬪入見太子視之曰我要阿底作甚蓋上初即位欽聖皇后以二侍人賜之上時已有內禪意故踵前跡而有是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玉牒係丁巳賜皇太子[illegible][illegible]排方玉帶靖康要錄曰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illegible]除開封牧二十日差內侍梁邦彥齎僅押賜皇太子[illegible]玉龍東帶一條不許辭免葉夢得石林燕語曰故宗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然熙甯中收復熙河百官班

賀神宗特解所繫帶賜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賀荆公力辭久之不從上待服而後退專不得已受詔及日即釋去大觀中收復青唐以熙河故事復賜蔡京公而用排方時公已進太師上以爲三師禮嘗異特許施於公服力辭乃乞琢爲方團荔排方玉帶非臣下服也

是日金人圍中山府詹度禦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十六案宋史本紀係十九日丙辰三朝北盟會編亦係戊午與此同且云攻之不克地理志曰中山府太平興國初改定武軍節度使本定州慶曆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定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甯八州政和三年升之爲府改賜郡名曰中山府

御筆後苑造作生活所自元豐置造及久來置局所合存留外餘本所供奉局合罷歸本所民匠官吏等並罷歸延福宮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八案宋史本紀亦係丙辰周城宋東京考後苑造作所屬內諸司掌闕圍池沼臺殿種藝蒔飾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綵工巧之事又引通政曰崇甯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寖咸主至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人元豐官制既行賢觀嘉獻治平已優京更增給食料等錢于是費用寖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造作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牽皆以奇修爲功歲運花石

綱一石之費至三十萬年取無度民不勝斂李濂汴京遺蹟志曰延福宮政和三年春新作于大內北拱辰門外舊宮在後苑之西南今其地為百司供應造作之所凡內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轡等各庫並移他處

御筆神霄宮除依元手詔撥賜地土外餘並歸還原來去處道錄院道官品等一切指揮並依元豐法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七[案]十一月二十三日庚寅御筆可考陸務觀老學庵筆記曰宣和末以道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頒之天下神霄宮名曰神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水鍊之成金可鎮兵饑之災時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賜大常方議奉安寶輪儀制而廣寇已入矣以上御筆二道紀事係于方士民兵二卷附見之其裁罷一切指揮已詳附下日己未罪己手詔後其裁罷一切御筆手詔詳見三朝北盟會編已附入彼注今不複載

隨詔宰執晚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不果召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岳珂桯史曰徽祖將內禪既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其前一夕郎玉虛殿常春眞馭之所斥非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徽焚詞其閒嬪嬙巨璫但聞禱禱聲而莫知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閤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欽宗即位實宣和七年十二月辛酉也其詞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

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皇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眞自然金闕臣囊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遑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念將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與兵革所冀遄歸遠顧宇宙得甯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福樂加是賊兵偃息普率康將之後臣郎守心守道樂處閒寂聽天昭鑒臣弗敢妄甯來事定復有更革竄何舊暇獲罪當大已上新懲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耶躬庶安宗社之基丕保輦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甯伏望眞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齋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仙曹伏願告報臣誠皇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閤掾此是晚臣僚侯對不果召當或以此蓋下日既即召對于玉華閤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徽宗

宣和七年十二月[案錢氏四史朔閏考十二月戊戌朔]己未手詔朕獲承祖宗休德託于士民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案原本誤作時權今據東都事略及北盟會編改正]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案東都事略各本酤榷均作商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咎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宿害凡茲引咎興自朕躬庶以謝

天人譴怒之心保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于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傷今日所行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況當今急務在通下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能改紛（案北盟會編作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示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兵勤王治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制其有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使（案原本無使字今據北盟會編補入）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應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於登聞

院通進司投進朕當親覽悉行施用雖有失當亦不加罪所有下項指揮立便施行敢有沮格及以結絕爲名暗有存留並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咨爾萬方體予至意案東都事略二朝北盟會編所載詔書並止此至文中字句亦互有異同諸局及西城所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地百姓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諸兼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椿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尚局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採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急泛料及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舊歸朝

廷請寶舊法施行更不得請筆斷遣晝旨大理寺同詔
宇文虛中所草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注實錄詔旨並于二十二日己未載此詔封氏編年係之二十一日戊午今不取（案續宋編年資治通）叢罷花石劉及非汶上供並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局三朝北盟會編所載較紀事尤詳且更有手詔今并出北御筆手詔日朕衙紹丕圖攜臨萬幾顧德弗類汞修宗莊付託之重靡遑富居維予兆民是篤邦本比年以來覽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然奸吏玩法而罷聽未字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益緣任用非人過聽妄議與作事端蠹耗邦財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使朕軫念元元若保赤子之意何以取信于萬方夙夜精倬念有以糾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頒結絕應奉司江浙請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採研木植製造局所請路非泛上供拖降物色延驛宮西城租課內外修造並罷更有似此有害於百性省三省從宮院條具以間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朕於吾民毋謹仁愛之弗至一大弗獲時予之宰播告之後咸懸厥旨當日罷應奉局諸路歲貢罷天王君聖主字為肆罷講議司賣鈔黃老兼經并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滅捻寔用度波從官以上月糧及罷諸局以上並合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請絫羅本及椿充募兵貲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令

有外並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及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花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急泛料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舊送朝廷請照舊法施行更不得請御筆斷遣畫旨大理寺同城西所官吏等並罷事歸延福宮人並合屬地歸京城西璧依元豐法修房廊民嶽宮官吏並罷延福宮寶籙宮官吏並罷依上清儲祥宮法施行擷芳園所罷並歸龍德太一宮專法所擷景東園宮吏人物並罷地歸京城所西園撥屬京城所瓊林宜春苑所並罷並依元豐官制歸所屬保壽粹和館官吏並罷宮人依舊法尼寺養病地歸軍器所皆並門下罷

是日上召粹中弟虛中至內殿同三省樞密院官議事適報黏罕兵迫太原上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今金人兵兩路並進卿料事勢如何虛中云賊兵雖熾然羽檄召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畔怨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强其志勿先自怯決可保無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己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

間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上宣諭云虛中便就此草詔虛中奏言臣未得聖旨昨晚已草就專俟今日進呈上令展讀虛中又列出宮人斥乘輿服御物罷應奉司罷西城所罷六尚局罷大晟府內臣寄資等十餘事于所草詔上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虛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猶豫者粹中奏乞依此出畫黃寫赦榜上令速行遂呼省吏及諸廳人至都堂謄寫旅次印押付出于京城張掛

原注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附見二十二日已未罪已詔後虛中草詔如內臣寄資等即不見在詔內蓋當時亦有失已施行者不待降詔也（案）虛中所列止十餘事而下項指揮有數十事當爲降詔時增入其內臣寄資不見詔內或爲奄人削去當非先已施行也虛中言北伐之非在四年童貫出師時其劄子具載三朝北盟會編及辭應旂通鑑今不別出其大略言令含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拔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張悍之女眞以爲鄰圖彼既稽百勝之勢遽喝驕矜恐不可以禮義

服也不可以言說喻也書下三省王黼責之大怒括以它事自中書舍人責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副童貫以虛中爲參議官當時蓋與貫同還闕

初童貫得虜茹越寨之牒文及開拆乃檄書其言不遜所不忍言貫與大臣共議恐傷天意不敢奏及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原注]

茹越寨牒文已載初五口據蔡條此云激書不遜所不忍言蓋牒外必有檄也[案]紀事于初五口王貢出金國遣王介儒撒辭揭齎書至太原並未載有牒文今已據大金弔伐錄原書及牒文附注其下其數書亦其載弔伐錄今附出此原注云云殆未見此耳檄日往者遼國運褒是生胥德自爲我首先啟數端朝廷爰舉義師奉天伐罪緊爾宋人許海計議侯備遂國顧割幽燕歲納金繼自依舊例先皇帝有容爲德嘉其來意置以不凝郎時允應爾後全燕既下制之如約其爲恩信不爲不多于是要之以天地質之以神明乃亡誓文諭賊逃人毋令得止亦不得鬧隸誘援邊民俾傳之子孫于而勿失洎哀與北返幸輔東行不意宋人貪婁無厭捦其姦惡忽忘前施之義頓包幸亂之謀遼瀆誓約結搆罪人使圖不軌據京爲叛殺賊大臣邀回戶口哭以官秩反令納土仍示手詔竊行攜諭遂使京議之地輈爲寇場繼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薇更易姓名

援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僞首既殺無辜又貸有罪不仁不恥于此可知朝廷方務舍容不章其惡之識邊臣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權好但故也彼有飾以僞辭終爲匿諱仍招納遣逃擾及居民更使盜賊出沒爲患所有歲貢又多愈期背恩莫斯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催素猶不聽從牒稱本朝悵員萬里人居散浸若再行恨究難指有無況事皆已往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涉誇謾至於本境行發文字轍敢指斥朝廷言多脩謗雖果曾移文侯其改過終然不悟周有俊心剝又夏臺賣惟藩輔伏誠既辭土民是賜而彼宋人忽起無名之罪輒行侵優之事因其告援遂降朝旨移喋解和傳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爲依應反云夏人納款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既出一時私恩畫與夏人則大金順從夏人已爲周至自令不煩汗預自當以道理所在且朔廷方陛恩造下談擧邪彼之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在我肯致私曲以爲周至豈期謊詐昧于道塈不爲稟從加是之甚者哉斯則非止使凌夏闕賓闕不懼朝廷此朝廷所以罪也蓋閫自古所重傾者兵也兵而無名非三代仁義之需也其或伐順臨逆以直加曲斯用兵之王道焉反是則甚無謂也今奉豈命與師問罪東自前京以來西接夏軍一帶詐路並進固不犢已況趙告越自潘邸包藏禍心陰假黃門之力賊其冢嗣盜爲元首囪而城其惡心日甚一日皆迷不忝侮慢自賢謂己有

天命謂作虐無傷當其伐邀之日官軍所至有逆拒者
或至傷殘皆非我所欲爲是其自速闕敗出或有舉滅
舉邑以部以丘效順歸款者前官如舊厚加恩無立有
勞績不式錄用君民則省備役輕刑罰各安其業諒己
知悉今亦如前宜相爲鑒昔彼納平山是圖我疆令伐
汴宋是圖彼地茲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也若趙告深
悔前非聽命不違則雖云無外且未深圖山以黃河爲
界聊執納坂之由是切自黃河以來皆係我民夫人己
有之物安肯自爲殘毀再念其民居無道之國偵徭重
役從來久矣況遭奄豎要功喜事近哉兩下苦于飛輕
流離道路曾不聊生今來若不預先曉告窮慮其閑別
有牽迷枉昭討伐須議指揮右何宋國諸路宮燎唐道
者老軍人百姓等指揮到日號便遷相曉示善寫去就
擇其曲直審其強弱度其逆順各以所部京州緊鎮村
野邑社部伍寺觀蘭若場山迎軍納款必加恩賞所有
各手下軍人百姓僧尼道士女冠等類一切加舊更不
遷徒仍具頭領見帶名衛狀申以憑依上施行如或權
不在手悍獨錄寘以身歸誠厚爲存恤所據隨處關市
之徽山擇之禁前來須爲急務內有于民不便無名之
斂仍仰所在官司開立狀申當議從便削去仍委本處
就便開具文解申報所在路分軍前羅驗據已上處分
條件出自至誠必不昧其肺理亦仰子細省會兼已指
揮南京路都統所依上施行去訖合
付逐處準此天會三年十一月日

李邦彥謂不若以

檄書進呈用激聖心冀得求言之詔亟下耳翌日早大臣于宣和殿以檄書進上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卿等晚間可來商議蓋此日內禪之意遂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注出據蔡絛紀實收入虛中草求言詔乃二十二日進呈廣檄書乃二十三日蓋求言詔雖已草定猶未下次日乃下也蔡絛又言貫奉命宣撫河北東諸路及其還也無上命而遽還宰相及樞府咸不能詰方引之都堂與共商議下求言詔又不召翰林學士乃用貫之參謀宇文虛中草詔大凡皆不正案進金人檄書係二十三日庚申早是日晚決內禪二十四日辛酉欽宗御殿各本日月並詞此時李邦彥恐虛中所草雖已勝寫或不亟下故有呈檄之議指二十二日早間所議事也是日晚召宰執等對玉華閣宋史地理志宣和殿在睿思殿後紹聖二年四月殿成其東側有小殿曰凝芳西曰瓊芳前曰董熙後曰環碧元符三年燬崇甯初復作大觀三年徽宗製記刻石

通直郎陝西轉運判官李鄴借給事中使金人諭以將內禪且求和初童貫既歸自太原金人又遣商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創以小使之禮大臣自

見之於尙書省廳事昔未有此也纔就位遂大不遜曰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弔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白時中李邦彥與蔡攸（案原本作蔡絛當爲攸字之誤今改正）等俱失色不敢答徐問如何可告綏師者使人又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耳大臣又俱失色不敢答遂議厚其禮而遣之攸弟絛說攸曰此覘我爾無過揣我虛實強弱宜以行人失辭而斬其使使廣罔測不然且囚之不可使知我情實攸不聽蓋執政議恐激其兵之速也時李鄴上書因其論強弱之情僞請奉使議和上大喜獎借甚至鄴乞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甕二各五千兩命書藝局銷鎔爲金字牌子遂授鄴而去（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略同三朝北盟會編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癸酉李

鄴奉使回先是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過近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至是回盛言虜兵強盛云彼金人之兵入水如蚊入山如虎登城如猿不可敵也朝廷速宜與和然彼未肯從和因再還鄴與李梲等行靖康前錄曰鄴先賫金奉使賊人吾境且貪且懼日行不過一舍又知聖上繼明伐其始謀有求和之義偶逢鄴于趙之境上鄴漏機知吾弛備遂晝夜一百五十里又曰李鄴歸曰賊壘盛談賊強我弱以請和議謂賊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時人號之爲六如給事薛應旂通鑑曰壬戌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幹離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求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此與紀事作己未運二曰或己未命使至壬戌始行耳

先是已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官屬尋有旨幸淮浙

原注宇文粹中承詔錄十二月中旬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官屬後二日上有旨幸淮浙又兩日遜位所稱日或小差今稍改之（案）承詔錄以此爲十二月中旬事故紀事誤以附二十二日書曰先是岳珂愧郯錄云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皇太子爲開封牧然七年十一月並無戊午日其一字當爲三字之誤蓋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北盟會編曰二十二日己未謀南幸朝廷聞賊馬逼近使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相曰赴都堂聚議易置東南宰臣具舟楫運

寶貨爲東下計北征紀實曰本朝建國用意與前代置藩鎮規模自異外無重兵不可失之季兄脩欲上言昔瀆淵之役虜人料天子必走蜀因伏兵於設邏道上適馬我兵搜出北虜人已陳之鄒狗也然彼方謂我解西兵可用誠是也都邑不可守藉守亦必破況計于不乘危且上兵伐謀今太上既將南幸爲新天子天不若行狩陝酉反據形勢以臨之鶻集藩翰大臣數道並進乘我銳氣下兵以留收復此萬全也金人若犯都邑餽掩空城謀折氣泄無可得攷而我在陝西鳩兵稍成就計已四五月則天可遊利彼與下得必引而去重載而歸必一戰可破也嵩拔爲患不過一火而已此癖夯爾雖慮嵌濕道險恐有伏兵則可從南陽走武闕入長安亦漢唐大路不邏同遠北設邏差數日閉會兵而後鼓行此所謂從天而下也至二十七日不得對輔臣

奏請皇太子監國上允從進東宮諸師保官及僚屬盡以侍從兩省官兼領上曰三省樞密院官屬留京師從皇太子百司皆不可動輔臣乞量差屬從臣僚上令取紙筆自批太宰白時中兼領樞密院使爲行宮使右丞宇文粹中兼中書侍郎爲行宮副使輔臣乞差提舉行

宮事務等官四員上曰京師事體今日允宜增重行宮無事祗須兩員給舍六曹台諫皆不必備有所降指揮事止令三省樞密院行司出劄子直下諸處于是止差提舉事務官二員后兩日遂內禪乃詔前所差三省樞密院行司官白時中等皆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注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增入又云白時中等皆不須從行止差門下侍郎吳敏爲恭謝行宮副使令附見于此[案]承訓錄所云白時中等不須從行止差門下侍郎吳敏爲恭謝行宮副使此當爲內禪以後指揮蓋敏于是日已未晚對玉華閣始詔除門下侍郎翰太子三朝北盟會編除吳敏門下侍郎手詔附二十三日庚申即位後此時敏尙爲給事中兼侍讀

閤門鄧文誥傳旨令隨宰執復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召對於玉華閣下原注或言蔡攸引至玉華閣下者非[案]李濂汴京遺蹟志冊城宋東京攷並云玉華閣下宣和殿後大觀初建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蔡攸童貫執政張邦昌趙野宇文粹中蔡茂皆在而宣

諭使宇文虛中制置使王蕃亦預召案此二使皆本日所除三朝北盟會編日二十二日己未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宇文虛中除保和殿大學士充河北河東宣諭使其請給人從依見宰執例施行不得辭避日下受告又奉聖旨王蕃資文閣學士充畿輔郡兵馬制置副使兼都統制陝西別兵分王蕃限一日選官具名申尚書省宰執奏事退立王蕃前奏事復退立吳敏前奏事曰願請上皇廟輦臣少卻立敏曰金賊渝盟犯順陛下何以待之上皇矍然曰奈何時上皇東幸計已定嘗詔除戶部尚書李梲守金陵敏率給舍詣都堂白罷之曰朝廷便爲棄京西計何理此命果行當死不奉詔梲等遂罷行及皇太子除開封牧上皇去意益急敏于是奏上皇曰聞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上皇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聞虜大入人情震動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原注時歸朝官在京甚衆案幼

老春秋曰京城承平日久富庶金人深入縱兵虜掠故其下樂然而來將犯京師數百里內居人皆避之強民乘勢十百爲羣路途邀截劫掠或詐裝金人者有矣初得燕山燕人有來京師居者軍民伎藝百色有之襍居坊巷中與漢人無異金人將犯京師京城中軍民呼燕人爲細作皆執捉送開封府無慮數百人開封府不得已皆收之後亦放還以三種人其守一國國必破上皇曰然奈何敏曰自虜之入臣嘗私禱于宗廟昔者得于夢寐不知許奏陳否上皇曰無妨敏曰臣嘗夢水之北螺髻金身之佛其長際天水之西鐵籠罩一玉像人謂之孟子孟子之南又一水其南有山坡陀而臣在其間人曰上太上山臣嘗私解之曰水北者河北水南者江南佛者金人太上者陛下宜自知所謂而不諭所謂臣嘗以問客有中書舍人席益諭臣曰孟子者元子也上皇領首敏曰陛下既曉所謂臣不避萬死陛下定計巡幸萬一守

者不固行者不達奈何上皇曰正憂此敏曰陛下使守
者威福足以專制其人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必達矣
上皇稍開納敏曰臣所陳上上事陛下既曉臣所謂陛
下果能如臣策臣敢保聖壽無疆陛下建神霄有年矣
長生大帝君者聖壽無疆之謂也然長生大帝君旁若
無靑華帝君則長生大帝君何以能聖壽無疆靑華者
春宮之謂也上皇大喜敏曰陛下能定計則中原自此
數百年不爲夷狄中原數百年利害在陛下今日又曰
陛下若早定計以臣觀之事當不出三日過三日守者
勢未定威福未行虜至無益也時虜已越中山而南計
程十日可至畿甸故敏以三日爲期上皇嘉許敏遂以
劉子薦李綱曰臣伏見太常少卿李綱明雋剛正忠義

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綱嘗過敏家為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敏薦之冀上皇或有顧問也上皇命三省批旨令綱來日候對于文字外庫[案]綱過敏家所言具見四朝名臣言行錄已附入二十日丁巳皇太子為開封牧注中可攷薛應旂及畢沅二鑑云云略同敏退立宰執復奏事皆退上留邦彥語少頃獨召敏與邦彥歎息曰有賢臣少宰更不要疑蓋前此上皇嘗以此計詢邦彥未承詔敏蓋不知也上皇顧敏諭旨邦彥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為陛下畫計臣當從陛下巡幸臣之分也陛下且傳位而臣乃受不次之擢臣豈敢上皇曰不易卿豈敢言原注或云內禪之際傚除敏為門下侍郎者非兼有次日上皇授與邦彥帖子處分內禪事除門下侍郎亦在帖子上是上帝御筆[案]三朝北盟會編二十三日庚申除吳敏門下侍郎手詔曰朕恭承景命嗣守丕圖永惟基業之艱難實賴股肱之左右

延登時傑進與政機樞重公朝用勸羣辟朝散大夫試給事中兼侍讀吳敏藴德和厚受材奇偉識慮高明卓爾蓍龜之見器質精重粲然杜石之貴再踐鎭闥屢直辭苑論事有同天之力覩草有華國之文預大議于禁中功歸社稷裁明詔于筆下意愛士民之有茲不世之遂益亦爲時而出宜亟躋于近列以允協于僉言處東臺莞轄之司參四輔銓衡之任噫陳堯舜之孝弟是爲風化之先合皋契之忠嘉更僕許謨之告肩一心以佐王室熙庶績以亮天工往欽承奚俟多訓可特授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上皇曰不要稱太上只稱一名曰如道君之類又曰何曰可敏曰臣適奏過三日恐無及上上皇既輸甲子曰來日亦好卿明日與邦彥同來上皇曰居禁中與居外孰便邦彥曰居禁中恐終不便上皇曰莫須稱疾敏曰陛下至誠定大策恐亦不須上皇曰待更思之是日敏退詣都堂見邦彥曰上意已定今日敏當與相公條所當施行事適聞今夕鏁學士院敏適當制願相公爲奏乞宣他學士留敏議

事邦彥不許敏遂宿院中草种師道何灌兩制〔案〕三朝北盟會編二十三日庚申种師道何灌除都統副都統子保靜軍節度使致仕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六百戶种師道可特除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都統制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寧國軍承宣使管勾侍衛步軍司公事何灌可授武泰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副都統制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以上並己未日事翌日自學士院復對玉華閣下宰執奏事退立上皇召邦彥與敏曰計已定只今日好因出一帖子實邦彥懷開皆上皇親批合施行事如出居龍德宮皇后居擷景西園〔案〕龍德宮以懿親宅潛邸為之擷景東西園即擷芳圃號延福六位皆穴第開拓東直景龍門西盡天波門踞都城一隅焉見宋史地理志鄆王罷皇城司敏除門下侍郎內侍隨過龍德宮而輒過者斬之類上皇皆自處分略具上皇曰不可不稱疾恐變亂生敏曰亦好上皇曰只稱道君敏請稱太上皇帝上皇曰

卿不須泥又曰誰草詔邦彦曰吳敏學士也上皇曰甚好須要詔卿須道朕不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意又曰朕此舉上承天意次安宗廟下爲百姓又曰卿昨日計中原數百年利害是朕意也敏涕泣受詔退俟廡下宰執復奏事上皇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小虜敢爾因握攸手忽氣塞不省墜御牀下宰執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和殿之東閤羣臣共議一再進湯藥俄少蘇因舉臂索紙筆上皇以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宰執無語又問諸公如何又無語即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其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宫又曰吳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來作詔乃召皇太子及三衙幷召敏敏承命以詔草進

上皇指朕當以道君號退處舊宮處曰改朕爲予遂左書紙尾曰依此甚慰懷初上皇諭內禪于宰執白時中久執不可上皇屢左書紙尾曰少宰主之時中久乃受詔是日李綱袖劄子待對請傳位太子不及召而上皇疾作案畢沅續通鑑曰先是綱上禦戎五策曰正己以收人心聽言以收士用蓄財穀以足軍儲審號令以尊國勢施惠澤以弭民怨因謂敏曰敵勢猖獗非傳位太子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甯天下受其賜矣翌日復刺臂血上疏請之皇太子至榻前慟哭不受命童貫及李邦彥以御衣衣太子舉體自撲不敢受上皇又左書曰汝不受則不孝矣太子曰臣若受之是不孝矣上皇又書令召皇后皇后至諭太子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也太子猶力辭上皇乃命內侍扶擁就福甯殿即

位〔案福甯殿即延慶明道元年建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見宋史地理志汴京遺蹟志及宋東京考同〕太子固不肯行內侍扶擁甚力太子與力爭幾至氣絕既蘇又前擁至福甯殿西廡下宰執迎賀遂擁至福甯殿太子猶未肯即位時召百官班垂拱殿〔案垂拱殿舊名長春常日視朝之所也明道元年建見宋史地理志〕已集日薄晚時眾議不候上即位先出宣詔時中請任此事遂出宣詔羣臣願見新天子班未退宰執錯立垂拱殿上梁師成自禁中至曰皇帝自擁至福甯殿至今不知人宰執相顧初淵聖在宣和殿未受命邦彥曰皇太子素熟耿南仲即以詔召南仲至是南仲已至敏率南仲排垂拱殿後閤欲至福甯內侍止之與爭良久見梁師成過廷中敏呼師成師成斂衽曰容奏知少選曰許入遂與南仲至福甯南仲以詔宣

御醫斂以詔召宰執又以詔退羣臣辭以晚別日御殿宰執遂見上皇于宣和還見太子于福寧皇太子旣即位上皇命宇文粹中管軍臣僚及皇城司官止宿于內東門一更後宰執請上皇降御筆以鄆王楷管皇城司歲久聽免職事并乞以王宗濋同管殿前司公事上皇依奏二更後中書省降指揮仍先出劄子付皇城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以上云云自翌日至此並二十三日戊申事靖康要錄曰二十二日晚閤分大內娘子用小轎十餘乘入東宮府議事二十三日申時後入內內侍官黃蓮傳聖旨押皇太子入殿內竇有快行親從官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殿住龍德宮甯德皇后出住擷景園改元甯德宮是日皇太子登寶位先是太上皇帝御玉華閤先詔宰執及給事中吳敏等日晡內辭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宜示詔旨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涕泣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覘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固辭不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蔡絛北征紀實曰

二十三日早大臣于宣和殿中以徹書進呈上果瀨無
語但日休休卿等晚閤來商量是晚大臣既再對于玉
華閤而宇文虛中與吳敏適亦請對上謂大臣日卿等
伺候引虛中及敏對罷卻來相見虛中對次敢對遂及
禪議上因留敏于外少俟復召大臣忽氣塞下省墜御
牀下近臣急呼左右扶舉僅得就保和默之東閤章臣
共議一再進湯藥餓少蘇因舉背索祇筆上以左手寫
日吾已無半邊也加何了得大事大臣無語又書請公
如何又不語卽左右願無應者遂自書日皇太子某其
可即皇帝位了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謂吳斂朕
自拔今日不負朕可呼作詔辭位詔敏辭也時敏草詔
入進上手指其後円自此可稱予遂詔東宮來親疾至
則大臣當揚前論旨以御袍衣之東宮固頓首辭且謂
受之不孝矣舉體自撲終不敢當因亦得疾太上又命
召中宮至同加敦論日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
也媦力辭上堅命立之是為孝慈淵聖皇帝初敏以知
建牧自以為未快必一切付之而後可時太上意切于
辟狄故敏適以是晚對因得進言促成大計謂必付託
之重然後可去故太上
允深善之遂得內禪

庚申上禪位于皇太子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
天地之靈方內乂安二十有六年矣恭惟累聖付託之

重夙夜祗懼靡遑康寧乃憂勤感疾慮壅萬幾斷自朕心託以大計皇太子聰明之質日就月將孝友溫文聞于天下主鬯十載練達聖經宜從春宮付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予體道為心釋此重負大器有託實所欣然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同底予治詔文給事中直學士院吳敏所草也即以敏為門下侍郎初有詔集從官赴都堂問計敏即詣閤門請對禮部侍郎李彌大不及候對班方晨遂留立庭中請對因言車駕當守宗廟不當出幸敏既候對班退少宰李邦彥為奏敏宜召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庚申上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即皇帝位與此同日辭應旂通鑑日庚申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東幸

之意並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上疏曰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是夕帝即玉虛殿常奉員驅之所具詞密薦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于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以上云云其所稱日與事與紀事及各本皆異不知何據

辛酉欽宗始御崇政殿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率文武百官入賀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又有重日相盪摩久之乃隱上初在福甯殿未知人時童貫有易置語李邦彥等皆聞之貫語既不效是日內侍傳言御崇政殿宰執廷中閤衛士迎駕起居聲始相慶上皇將出居龍

德宮宰相率百官起居廷中宰執仍入對壺春堂[案李廉汴京遺讀志曰景龍江北有龍德宮初元符三年以懿親宅潛邸為之及作景龍江江夾岸皆奇花珍木殿宇比對峙中塗曰壺春堂絕岸至龍德宮其地歲時次第展折後盡都城一隅焉名曰擷芳園山水美秀林木岡茂循艮岳延福宮也]既見皆慟哭上皇亦出涕因諭羣臣曰內侍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顧邦彥曰且力主張吳敏曰言錯者誰願斬一人以厲其餘上皇曰衆議至不可記也又曰皇帝之上豈容更有他稱乃有並稱嗣君者仍密諭邦彥曰師成也上皇又詔邦彥曰人情頗搖稱嗣君者可見翌日宰執再至龍德宮有執政附耳奏事上皇者上皇正色顧宰執曰某人密奏事于此中不許留身大臣豈可如此道君皇帝出居龍德宮皇后居擷景西園少宰李邦彥為龍德宮使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

門下侍郎吳敏副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又卷百四十七案宋史本紀辛酉即皇帝位御垂拱殿見羣臣與此亦合附耳奏事之執政不知何人各本不見此宋史宦者梁師成傳云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能力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于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狀指之爲李輔國且言此時宦者表裏相應變恐不測東復論其有異志攘定策功當即正典刑

金人犯慶源府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幹離不犯慶源府其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道出陽武縣知縣蔣興祖兵力不敵死之攻陷信德府執守臣楊信功三朝北盟會編曰二十五日壬戌金人陷慶源府二十七日甲子幹離不至信德府見城壁不堅守臣楊信功但杜門不出師金人遂鳴鼓而攻令呂頤誥等親自立督不移特而城遂陷執楊信功等出幹離不登城撫諭居民城破之初先令金人并契丹行劫其金人所管地分殺戮甚衆漢兒契丹等地分但微取財物而已郭藥師至信德府城外不戮一人或問何往則云我輩入京素無乃心復來歸朝人以爲然或依舊與傳易者不知其給我也二十九日丙寅幹聲不發信德府軍中太史占帝星復明非前日之比頃之寨中言南使至言趙皇內禪居龍德宮太子即位軍中大驚猶豫未敢行恐南朝有備意欲還師郭藥師曰南朝未必

有備言汴京富庶及宮禁中事非燕山之北今太子郎
君兵行神速可乘此破竹之勢急趨大河將士必破膽
可不戰而還苟聞有備擢兵河北虎觀南朝以示國威
歸亦太驍幹離不從之決意長驛沈珞南歸錄日二十
三日幹離不至慶源府忽見南方塵起甚高金人皇恐
遣趕三四里止醫王遣人招珞來曰爾先去講和因論
講和事國王略能漢語有時作番語左右有三四人是
漢兒進士及第苦時東京留守姓高是渤海人在側言
與燕人無與問珞云郭藥師言河北全無兵城壁皆不
可守可以直趨汴京是否珞言眞定中山河問大名四
帥府各有將兵不少又云前日過中山眞定準備兵守
數好国河不出戰珞云事出僉不可粘動又云南朝
有兵入百萬今在何處何不出迎敵珞云散在諸路要
用旋勾與汴京左右約有四五十萬黃河兩岸須有大
兵守之必不可過又云南朝拆橋與不拆橋若拆橋是
不要河北也我令日須要河北以河爲界珞云燕山本
中國地陷契丹二百年近歸中風以南朝法制之人心
尚不服今若以金國法度治河北人必不安又云只付
與南朝人歲納進奉珞云與其與他人孰若依舊以自
溝爲界增添歲幣其利無窮國王與留守相笑曰此人
狙後問燕人云祖者不好之辭也國王云我兵勢如此
茍朝豈能敵趙皇莫走否珞具言太祖太宗取天下以
兵革眞宗仁宗德澤在人已深趙氏社稷未必獲亂之
時若果爲之必有英雄起國王曰你中國自相殺干我

甚事瘖曰昔唐元宗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爲肅宗衆皆曰聞儲君甚賢皆曰皇太子恭儉仁慈內外皆聞之但不好奢華不喜嬉遊皇帝之所不喜者留守曰此亦聞之是日金人聞內禪皆驚斡離不謂太史曰爾前日言南朝帝星復明今果驗矣因以金帛賞其術宋史地理志慶源府本趙州信德府本邢州並屬河北路宣和元年始同升爲府

壬戌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百官進官一等賞諸軍有差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文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四方多以爲疑士論非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同李敘宋朝事實赦詔原注云攷宋史欽宗即位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慨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頒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收敘並載請波蘖志其大赦詔文靖康要錄及宋朝事實所載皆不全惟三朝北盟曾編具詳之但係之庚卯與此隔日爲小差耳詔文日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三萬里之幅員肆及躬嗣膺神器永念續承之重懼劇表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馭今邊未靖師旅方與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遐邇之望可大赦天下應敷書

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赦其
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常赦所不
原者咸赦除之一應除官官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
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合磨勘者仍不隔磨勘諸軍
將校合加恩者並加恩內外馬步軍將士等並特與優
賞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及十五年者並與改轉服色
文武陛朝官禁軍都虞候諸班指揮使御前忠佐馬步
軍都軍頭副都軍頭蕃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父母妻並
與封赦已有官封者吏與封敍亡歿者與封贈已封贈
者吏與封贈一應賍降責授官並與牽敍在外未量移
者與疊移已量移者與敍用已敍用者更與敍用一應
流礼人原係命官已經恩赦放還者量與敍用一應各
追官停發人等并終身不齒及放還田里并罣誤連累
自來求敢求仕人並許于刑部投狀具元犯聞奏當議
特與頸敍一應散官編管人等並仰所屬具元犯閒奏
當議等第施行一應除名追官停發人等曾經編管轄
管已放逐便者并許于刑部投狀特與敍用一應停降
諸色人等未曾敍用者依例施行一應諸路人戶所欠
今年夏秋稅租及送納錢物并自來倚閣稅物并與除
放其鄉村逃移人戶并仰將誘歸業一應今日以前天
下諸色欠負并令逐處依今年冬祀赦書例疾速保明
聞奏今來邊事之際諸路州縣一應有合行寬盜事仰
逐路帥臣監司守臣疾速一面施行訖奏一應逃亡軍
人并與限一百日許於所在首身并與放罪限滿不首

復罪加初一應諸處有聚集盜賊所在州縣備坐今來赦宥招誘歸業如願為軍者許諸軍內安排給與衣糧一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委所在精潔致祭近祠廟處並禁樵採如祠廟破損處分逐州以係省錢撙修皆仍仰監司常切點檢毋致隳壞一應赦書該載不盡事件委逐處子細看詳分析聞奏於戲清蹕而輯萬宇敢忘在宥之仁纘甫以照四方宜布維新之政更賴忠良協贊文武交修永孚于休同底于治咨爾有眾體予至懷

立妃朱氏為皇后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藉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同宋史后妃下傳欽宗朱皇后開封祥符人父伯材武康節度使欽宗在東宮徽宗臨軒備禮冊為皇太子妃欽宗即位立為皇后追封伯材為恩平郡王后既北遷不知崩聞慶元三年上尊號諡仁懷祔太廟欽宗家推恩后家十五人五年奉安神御于景靈宮兄二人孝孫靖康中以節鉞換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孝章一曰孝莊官至承慶軍承宣使卒贈昭化軍節度使德康妻孫日政和六年六月乙亥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孺人朱氏為妃令所司備禮冊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詔自今車駕行幸皇太子免起居從駕七年十月生子為皇嫡孫封秩且皇子宣和七年十二月庚申日制以皇太子妃朱氏可立為皇后

癸亥詔遣何灌將兵二萬同梁方平守濬州河橋以探報虜兵漸逼故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二十六日癸亥詔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令守濬州又詔步軍都指揮使何灌以兵三萬守黃河靖康要錄曰癸亥詔梁方平將兵七千守濬州何灌將兵二萬守河津宋史何灌傳曰金兵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摘精銳以北萬有一不支梧何以善吾後請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辭以兵不堪戰强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灌竟行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兵充數又靖康前錄曰梁方平到濬日與其徒縱飲探報不明禦敵無備洎及賊至乃始奔駭至橋萌縱火而渡橋雖已斷繫于北岸者猶二十八舡賊少加葺遂濟河何灌見方平走亦望風而遁宋史地理志濬州本通利軍屬河北路端拱元年以滑州黎陽縣為軍天聖元年改通利為安利四年以衛州衛縣隸軍熙寧三年廢為縣隸衛州元祐元年復為軍政和五年升為州

甲子金人圍太原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編係十八日乙卯黏罕兵至

太原屯北陳材既敗朔州守將孫翊于太原城下又收府州守臣折可求于交城張匯金虜箭要日黏卒至太原反據燕門孫胡自朔不得入遂由審化岢害州出天門閑以拔太原營于城下黏卒忌之胡之離朔旬餘之問朔以守降于賊而胡麾下多朔人至是黏卒驅朔之父老以示胡軍于是胡軍變方職爲敗徒害之歸賊折可求統戲府之師二萬眾自府州渉大河出岢盡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賊擇關不克進復趨山取松于嶺道出所壬交城還黏卒之眾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旁進有閉戲至敗績嘗謂賊初犯太原胡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而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衛何哉崇秸卒自雲中渴醜類老大原之初胡在朔州由馬邑棲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且仍皆思途別無闘陷若胡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伴力以歸雲中時黏卒之徒骨內則齊嵩在異中其所留防守之人皆老弱而已如間攻其必救之地必肩皇釋太原以救雲中于是時太原張孝純王棄之軍自可從而饕之使烏合利聚之徒致後願前憂之地自生變亂必然之理非惟大原得驛賊巢亦乎又且新還之兵可張我勢而安輩心此歸敝于人轉容爲主故孫贖走大梁以救韓皆此道也何胡與可求見不出此止務先到太原爲功殊不知近構雲中遠救大原之要也而復還迴山險人疲馬之反爲彼賊以誰間之以逸待之宜乎身死軍覆無以成功所

以詳論此者蓋太原之圍乃中國禍亂之原也苟使當時黏罕失意則東路幹離不氣亦喪矣加幹離不氣喪于東京亦未敢復寇河南朝廷自可從容爲計止因太原被圍朝廷區區救之何暇治其他哉太原之陷也踰月之閒敵已甬來國家之氣已困于河東矣將士之氣已沮于河東矣故京城由是失援臣由是惜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衛也封氏編年日知府州折可求并單馬徳韓權知晉甯羅稱延安府路援兵劉光世真金人黏罕大戰于太原之交城自早至日中勝負相當而我師等各擄分地開至日中金兵忽自可求寨後開生山而出劫其家許寨劉光世堂屬而奔可求乃潰羅稱與韓權皆死于陣自是河外兵將已十喪其七八分矣

武漢英從幹離不入寇備見幹離不得中國人初不殺曰此皆我人也行將至眞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况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觀所擒獲皆不殺人安得戶曉若如某等者使得諭人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幹離不大喜迺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寨俾招諭諸部漢英用是得出迺徑走闕下具以虜情

告朝廷曰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京兵可用爾今以黏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斡離不一軍下燕山眞定直擣東都二軍仍會於東都而後不遜也漢英適至是時方內禪大臣憒眊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又都城新法城面守具乃用舊法樓櫓新法城而小而舊法樓櫓大大既不可施若截而半之則小又不可用雖有木植計土木匠五千人一月方得完時斡離不已報將至眞定矣城中旣無將又無兵惟有健勇二萬復發梁方平拒三山大河巡邏前去往往上馬輒以兩手捉鞍不能施效大凡倉卒如此不暇悉數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注此據蔡絛紀實附見十二月末要見虜至眞定的是何日李綱所紀頁云云在明年正月四日案北征紀實曰漢英乃玉田縣巡檢就時差充副使至滄州遇斡離不軍

文臣賀允中被劉漢英武將頗點幹辦不愛之因得髡
而左祉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降人也又曰內譯後
太上亦嘗語上及大臣曰他人不如我知此虜不可當
也子既往東南教他皇帝去朕右下兵圖收復及金人
犯關其謀于太上皇者本生不逝之志又料必西走蜀
且不意內禪故斡離不行過眞定聞知上下皆失色而
我不走反又固守太原適堅壁黏罕一軍固不得下此
告虜所罔測者斡離不獨孤軍乘虛而搗入宜乎其聽
拔而去及其役金人卒如初謀兩軍合趨東都而我但
蹈前轍莫有任國家安危重責者故不克守是以禍難
大也東京夢華錄曰新城每百步設馬面戰棚密置女
頭旦暮修整望之聳然城裏牙道各植榆柳成陰每二
百步置一防城庫貯守禦之器有廣固兵士二十指揮
每日修造泥飾專設有京城所提總其事岳珂桯史曰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
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
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之而怒取筆塗之命以
幅紙作大圈紆脉縱斜旁注云依此築故舊城即當時
遺蹟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
宗在位遂欲改作覽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事卒不敢更
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
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
如矩墉堞樓櫓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
迄功第賞修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概可想見

其張皇也精康戎馬甫牧黏罕斡離
得色日是易攻下也令植敬四閒隨
道一數所望一壁皆不可立堯以此
義遠略至此始驗東京記日舊城四
及後治濠塹等亦皆熙衛中原注所
云云在明年正月四日說截傳信錄
見正月五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下
對欲奉鑾輿出府襄鄧開余竊思以
許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府以遊秋
且人上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拾
然太宰白時中日都城豈可以守余
如部城首乎且宗斬社殿百官萬民
之若能率厲將上慰安民心與之固
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艮粥
城慶擧創修百未一二又城內樊家
決雖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日
往觀服於出使卿余既被旨同蔡懋
壁徧親城濠同奏延和毀車罵猶未
戀對以爲不可余日城壁且高樓檜
樓樽亦可守濠河惟樊家同一帶以
爲後後然以精兵強弩古據可以無
將安出幸執皆默然余進日今日之
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
可將省余日朝延平日以高資厚縣

不揚鞭城下有喜
方而擊之城既引
而至失守鑿祖沈
面爲敵樓作臺城
云李綱所記艮河
三朝北衆會徧附
云是時聞宰執奏
爲不可因奏日聞
果有之宗社危矣
之而去可乎上默
日天下城池復有
所在捨此欲將何
守豈有不可守之
自內殿出奏日京
同一帶濠河窖狄
鄉可同蔡懋艮粥
艮粥亟詣新城東
與也上顧問如何
誠未備也然不必
禁地不詳開鑿誠
虞上厲宰執日策
計莫若整飭軍馬
勤王之師上日誰
蓄養大臣蓋將用

之有事之日今自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余曰陛下不以臣為庸懦若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不足以鎮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尚書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敘以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梲副之余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將何補於事宗廟社稷且將為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傑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變色降御榻泣曰卿等無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筆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進還中宮國公顧余曰卿留朕治兵禦戎專以委卿不管少有疏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梲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於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翌日余自

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府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側禁衛皆已擐甲乘輿徒御皆已陳列六宮僕被皆將升車余皇遑無策因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極言虜必疾追上乃感悟

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六賊曰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伐惡堯之時有八元八愷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勸於勸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爾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頌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愷而未用者亦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皇帝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竊為陛下計莫若先誅所謂姦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

好惡所在而賢才如八元八愷者可舉而用矣陛下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邦彥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案蔡京罪惡最大崇甯初道君皇帝方恭默聽斷起京散地寘之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險佞引置子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迫肆無復忌憚也包藏禍心實有異志有識之志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道君皇帝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

皆曾論京姦狀故數人者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
死者天下冤之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位
至公傳聘梁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
無所不至假應奉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
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厭姦贓狼藉搢
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啟之貫實
佐之貫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左右指使官
至承宣閹卒庖人防園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
然貫實庸懦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十萬隨軍金帛
動億萬計比其還歸金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
等聞諸邊人貫之用兵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
獲賞而親隨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旌鼓進退從

之勝負係焉貫自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屢見敗衂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以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皆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婣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又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擠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眾稱隱相欲攬國家大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夫盡出其門正人端士往往望風疾避亦有不幸遭其玷汙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

天下監司郡守往往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道君皇帝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招權以爲己力寖淫不已事必有大于此者可勝寒心頃歲李邦彥以根括民田挍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至出郡倨坐黃堂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常有詣道君皇帝論列此事者師成時適在側抗聲言曰王人古在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彥之兇燄由此益熾奪民常産重斂租課官吏稍有違忤即誡監司捃摭佗故無辜送獄士大夫往往憤恚而死三路百姓破家流蕩愁怨盜路去年京東河北正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尅太甚盜賊四起正

如兩浙曩時青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暗事蔡京黨緣交結閹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燄可炙出入禁闥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幹當公事爲名多破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擾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撤民屋廬削民家塋幽冥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岸斷谷江湖危險人迹所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

必取閒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
上之名歸之官吏異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取得
而後已往往顛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
欲食其肉而勔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
者前後相繼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敝盜賊滋起
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下哀痛罪己之詔播
告四方而京等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
皇若不誅京等將何以慰道君皇帝之心雪道君皇帝
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耶況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
師成陰敗於內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
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
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

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道君皇帝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聞有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者陛下萬一稍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尚存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戎狄殆有甚焉唐文宗嘗言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蔡京王黼童貫蓄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於茲臣又聞道路之言曰蔡京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猶爲誖逆道君皇帝初立陛下爲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邪此大不然者朱勔以奇技淫巧進

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動建議北伐遂有此際今朔方如此動當如何乃者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動父子遽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邦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京東盜起米斗千錢兵民闕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道君皇帝詔罷西城所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強占不肯交割所存無幾宮官抗國悖慢如此尚復何容今戎狄皆叛正由此六賊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戹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忍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禪位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

不鑒哉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卷百四十八原注欽宗實錄具載陳東書可不鑒哉下仍云其後悉施行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同宋史忠義傳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早有雋聲倜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者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宰其徒伏闕上書請誅六賊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遷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諭死同時有布衣歐陽徹亦上書言事後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與陳東同時見殺

乙丑召太常少卿李綱對于延和殿案宋史地理志延和便坐殿在崇政殿後景福殿西北向大中祥符七年建賜名承明殿明道元年改端明二年改今名汴京遺蹟志宋東京攷並同

翌日除兵部侍郎綱初得覲上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災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案李綱論都城積水爲災疏凡二上具載汴京遺蹟志其前疏宣和元年六月上第二疏八月上已附宣和元年續宋編年五月大水注可考綱敘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

海宇屬望道君皇帝覩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交手畀付皎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孝德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意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于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得以尺寸與人願陛下

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定無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幷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之遂有此命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原注此據李綱傳信錄修入用吳敏薦得對據敵手錄家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門下侍郎吳敏薦李綱綱入對奏禦敵固守之策且請急召諸路軍馬以壯京師徐議出京又言國家敢示和好歲幣犒師之物可量以子之至于疆士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穎陛下留意無爲浮讓所搖上嘉納除兵部侍郎宋史李綱傳欽宗郎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壞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因召對延和殿據綱傳信錄云先是二十三日上內禪有旨召對延和殿辭應旂通鑑除綱兵部侍郎在二十四日辛酉與此作乙丑亦異

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帝皇后詔曰朕聞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茲古今之通誼實帝王之大文興自

眇躬嗣稱闡典道君皇帝剛健篤實齊聖廣淵殫二紀之憂勤倦萬幾之聽斷乃以神器屬予冲人顧蹈天以牢辭終籲天而莫獲雖極天下之稱頌難名揖遜之風雖盡海宇之貢珍莫報生成之德用仰遵於聖訓仍參攷於前猷祗奉徽稱式光大養道君皇帝宜恭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應自今龍德宮供奉所需以至金帛緡錢之屬務極隆厚事干禮儀者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稱朕圖報天恩之意又詔朕應道君皇帝付託之重饋玉食於殊庭懷母儀顧復之恩飾椒塗於別苑方均孝養仰奉慈顏宜加儷於徽名用式遵於聖訓仍飭庶府祗事中閫凡下教之所時需敢一物之不備以稱朕躬問安之志以隆天下孝愛之風道君皇帝皇后

已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居于擷景西園其恭上尊號曰道君太上皇帝皇后一切供奉用度禮儀之屬務極隆厚有司議定討論以聞詔改來年元曰靖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案〕三朝北盟會編改元詔附靖康元年正月丁卯朔具載詔文又備見於靖康要錄日二十九日御札[illegible]光膺眷祐寅奉燕詒顧惟菲薄之資獲燾盈成之運宵衣罔怠旰食靡遑發政施仁懷日靖四方之志經文緯武圖承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是紆美號庶格穡盡之助遂孫華夏之和茂謹王春豈特遵曾史踰年之議遁甯國光熹將紹周人過厤之翊自宣和入年正月一日可改為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寵朕意秀水閒居錄曰宣和末虜寇已犯郊幾淵聖既內禪時予為都司詔堂白事宰相白時中謂予曰方讓改元可撰數名予曰凡年號須有主意今以何意為主白曰當以和戎為主予曰漢與匈奴和親改元竟寧是也然和戎此是一學昔唐德宗遭變議改元李泌以為唐家最盛如貞觀開元宜各取一字以為法本朝最盛在仁宗朝宜于慶厤嘉祐各取一字以慶祐名年則和戎在其中矣中書侍郎張邦昌曰此論固佳但慶字頗類宮觀名類予曰自古以慶字名年者甚多中書舍人席益在座曰祐字亦頗類元祐予因作色曰今外敵憑陵國勢危弱如此當丕

變政事紀法祖宗奈何尚拘元祐之禁右丞宇文粹中日公但見示文字遂退後數日乃改靖康先是上皇即位改元建中靖國諫官任伯雨疏譏以爲內難日靖不當紀元議宰相不學此事近諸公豈不知耶然讖聖即位至郛城失守十二月立康王乃今上受命之符自康耶繼統故也鐵圍山叢談曰宣和乙巳冬十二月報北方寒盟二十有三日上皇有旨內禪時去歲不數日故事天子即位踰月即改元于是中書擬進取日靖四方承康兆民請號年日靖康焉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出使講解而成德暴天下故識者多疑靖康于字爲十二月立康也足後一年而中興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海昌倪鍾祥輯注